

记忆中的轮廓： 南宋皇城遗址

陈 易 韩冰焱 朱 冉



文献篇

南宋皇城在南宋灭亡后不久就开始损毁，元代曾以皇城旧址为五座佛寺，五座寺院在元末基本被毁。宋代文献中没有关于皇城完整的方位、格局的描述和图纸，唯有各种史料笔记中有一鳞半爪的记述。到元末已经有人开始考证南宋行宫，有徐一夔作《南宋行宫考》，其后明末顾炎武作《历代帝王宅京记》，清代朱彭作《南宋古迹考》，都对南宋皇城做了相关考证。

经过梳理分析，有关皇城的主要史料、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从时间排序上，分为四个时期：

宋元史料，基本为第一手资料，但是宋代史书对大内的记述多所避讳，仅有主要建筑的名称，更多信息则来自事件描述的只言片语。更多的信息来自文人笔记，根据具体人物经历不同而有所侧重，主要涉及朝会区域，对于内寝、内苑则大多语焉不详。

元明史料，大多为宋代史料转述，较有价值的是关于报国、仙林、尊胜、兴元、般若五寺的记述，可以作为五处主要官阙的引证。

清代，考据之学兴盛，清代史料大多是对原有史料的相互印证，《历代帝王宅京记》、《南宋古迹考》的记述大抵如此。

现代，研究者大多综合上述诸多史料，结合对宋代文化、社会发展进行研究，不少先生提出自己的推测、推想。

如此看来南宋大内史料虽说不上非常丰富，但还是有一定数量的，然而关于南宋大内的总体布局和建筑形式的史料却非常少，最重要的只有三条，其一是《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垂拱崇政殿”条；其二是《南渡行宫记》；其三是《梦梁录》“大内”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作者李心传(公元1167~1244)，该书记载的是南渡后高宗、孝宗、光宗、理宗四朝，主要是高、孝二朝的典章制度及相关史实。李心传，宋史有传，十四岁随父李舜臣居于临安(今浙江杭州)，舜臣博通古今，时任宗正寺(管天子宗族事)主簿。宝庆二年(1226)，李心传由崔与之等人荐入史馆校勘。因此李心传有机会阅读馆藏史书和文献档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书中关于垂拱、崇政殿的记载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南宋宫殿本体的记载，也可能是最接近当时官方记载的文献。该记载详细记述了垂拱、崇政殿的建筑尺度：“每殿为屋五间，十二架，修六丈，广八丈四尺……殿后拥舍七间。”这段文字几乎为后来所有的南宋大内史料，包括《宋史·舆服志》

所引用。这段史料也是南宋大内建筑尺度的唯一依据。

《南渡行宫记》最早出现在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根据《南宋皇城历史文化地理综合研究》的考证，《南渡行宫记》记载的是理宗景定、咸淳年间(1261~1266)情况，作者陈随应，应为陈随隐，名世崇，字伯仁，号随隐，曾任东宫讲堂掌书。其中关于垂拱殿的记载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基本相同，很可能摘录自同一份资料。

另有吴自牧的《梦梁录》可为辅证：吴自牧为宋人，而《梦梁录》成书于宋亡后。吴自牧生平无从查考，以其所记，可以看出作者既不能像李心传一样参与朝会，也不能如陈随隐一样出入宫廷，其所记在宫廷后勤、膳食方面却尤为详细，这是否说明作者曾经从事过为宫廷内服务的工作呢，这仅仅只能作为猜测，不过该记载却为我们留下关于宫廷服务设施的重要线索。

其余南宋史料对大内布局、建筑的形式涉及较少，没有专门的描述。宋以后的史家考证南宋大内也不过是引用上述三家的记述进行发挥而已，但上述三段史料毕竟给了我们以管窥豹的可能。

地形地貌篇

历史资料如此匮乏，而自然山水

却能历岁月而不变，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因此对地形地貌的解读，是我们揭开南宋大内之谜的金钥匙。

中国古代造城需相土尝水，象天法地，而皇城的选址更有“形胜”“王气”之说。南宋皇城位于凤凰山东麓，布局依山就势，就是这种传统的选址经典。宋人赵彦卫说：“所谓余杭之凤凰山，即今临安府大内丽正门之正面案山，山势自西北掀腾而来，至此山止，分左右两翼。大内在山之左腋，后有山包之，第二包即相府第，第三包太庙，第四包执政府，包尽处朝天门。”赵彦卫所说凤凰山左腋，“后有山包之”应该是指八蟠岭，第二包指万松岭，第三包指瑞石山，第四包指吴山。

凤凰山东八蟠岭前还有一座小山岭与凤凰山相连，即吴衙山，与吴衙山、八蟠岭相对的小山，称“馒头山”，“馒头山”山势迂回，应该就是《湖山便览》所说“凤凰山东为回峰”。八蟠岭与馒头山之间有一道缓缓的山梁链接。吴衙山、八蟠岭与馒头山如同两臂，环抱着一个平坦的区域，这就是南宋皇城的核心所在。从考古试勘发现的夯土台轴线，基本与吴衙山、八蟠岭的山脊线平行居中的轴线重合，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南宋皇城选址与地形的必然联系。

边界与范围篇

经过考古人员的努力，目前发现三段较为明确的城墙遗迹，南侧及西南角、西北侧、东侧，由此产生两个问题：这三段墙是否都是皇城城墙。如果是，三段墙之间的连接如何，城门位置何在。

参考《咸淳临安志》所记载的京城图、皇城图，及赵彦卫说：“所谓余杭之凤凰山，即今临安府大内丽正门之正面案山”，南墙位置正对凤凰山脚。

现场踏勘，从军区仓库院落西望，明确看到两座山势如皇城图所示。

宋城路尽头发现的城门与皇城图西南角记载的朝马院、府后门位置吻合。因此，皇城南墙应该就在宋城路沿线。而南墙内测发现砖砌道路，正是皇城内通道之一。大型夯土台不止一个，第二、第三个夯土台与第一夯土台的东侧部分形成明显的轴线关系，该轴线与馒头山、吴衙山之间的中轴线基本重合，推测为皇城的主要中轴线，因此该轴与城墙（宋城路）交界处是丽正门的可能性很大。

西北侧城墙沿八蟠岭山脊兴建，现在仍保留有暴露于地面上的夯土墙遗迹。城墙起于山脊之原因是避免山体汇水面造成的冲刷。城墙沿山脊下行，并不是直接走一个圆弧（如杭州南宋临安皇城考古勘探调查所推测）。皇城图所示，城墙在西北角有一南向斜锐角，不符合一般的夯筑规律。但从地形分析，该角是城墙沿山脊到达山脚后，既为了在北城墙与万松岭古道之间留出空间，又使城墙与御街形成正交。城墙北侧的万松岭古道，自古就是沟通杭城南北的要道，据《梦梁录》记载：“殿司衙山上万松岭，在和宁门外孝仁坊西岭上，夹道栽松，今第宅内官民居，高高下下，鳞次节比，多居于上”。由此可见皇城并未将万松岭古道包入在内。

《梦梁录》同时记载：“内后门名和宁，……，门外列百僚侍班子，左右排红杈子，左设门，右立待漏院、客省四方馆，入登平坊。”可以知道和宁门外尚有大量建筑，因此北墙应该位于万松岭古道以南，中药材仓库遗址以北，现在凤山新村中心的区域。而北门的位置应该是城墙与鼓楼、严官巷御街遗址的连接线与城墙交界处。

有的学者认为皇城位置应该包

括到中河以东区域，如果如此，那发现的城墙就可能是宫墙的位置。但是参考北大阙维民教授对于杭州运河的研究，南宋前杭城市内运河盐桥河即中河是通过龙山闸及浙江闸与钱塘江相连，龙山闸在今闸口白塔附近，南宋建都后由于龙山河接近大内而禁通舟楫，通钱塘江主要是浙江闸，浙江闸在如今南新桥一带，是城市水路要道，因此不可能包入皇城内。龙山河接近大内而禁通舟楫，逐渐淤塞。文献记载中的护龙水池，可能就是此条河道淤积而成。由此可以明白皇城范围仅限于中河以西。从中河到现发现的东侧墙体之间距离约240米，是否可能在此空间内还有一道城墙呢？尚待进一步考古证据来证明，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考古发现的东墙与南墙、西北墙在尺度作法上基本一致，且城墙与中河之间还有水池、中军圣下寨等设施，故此现暂定发现的东墙应为皇城东墙一部分。由此东、南、北三面的范围基本确定。

对于皇城西侧，《杭州南宋临安皇城考古勘探调查》提出“西墙有南段，大部分是利用了凤凰山的自然山体”。但是《宋会要辑稿》明确记载：“刑部状检准律，诸越殿垣者绞，宫垣流三千里，皇城减宫垣一等，京城有减一等”。凤凰山坡虽然较陡，但绝不是不能翻越，因此皇城应是围合的。从先查明的两段城墙可以看出，其修筑基本是沿着山体的脊线，主要是防止山体汇水对墙体的冲刷。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西侧范围应该沿山脊线到现在凤凰亭位置封闭。当然，位于山坡上的不一定是城墙的形式，很可能是一般的墙体，我们在清代承德避暑山庄可以看到类似墙体。■

（作者单位：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